

# 《帝妃无双1》

##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4年1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6077323

## 编辑推荐

《帝妃无双》是著名作家、编剧满城烟火的古风言情经典作品，3亿网友无悔追随多年，几度落泪。与她创作的同系列作品《失宠皇妃》《废弃皇妃》并称为苍穹大陆六国篇。作者以自己的想象力，架构起了一个时空，故事在几国的兴衰和斗争中展开，谱写了一段英雄逐鹿，美人泣血的传奇故事。书中围绕冷血嗜杀的塞外之王、野心勃勃的中原霸主与和亲公主三人的爱情故事展开，讲述女主凌无双从一个懵懂少女到母仪天下的传奇一生。

亲情在家国大业之间被鲜血染没了\*初的颜色，爱情在熊熊战火中被撕扯成碎片，唯有人们心中不灭的执着拼凑着记忆深处的残存情感。一场\*美的爱情骗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传说，在阴谋与权欲下，用鲜血书写而成。

## 内容简介

他是冷血嗜杀的帝王，为天下，他不惜将挚爱送上死路，迎娶不爱的女人。

她是他恨之入骨的和亲公主，本该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却独独对她宠爱有加，为她缔造了一场最美的爱情骗局。

他是野心勃勃想要一统天下的中原霸主，初时为她登上皇位，成就的却是自己的野心。

她是他奉若珍宝的敌国公主，他人皇妃。纵使两情相悦，却注定相爱相杀，一生爱恨纠缠。

后来，为她，他们不惜颠覆天下，却只换得她一句，“此生心死，永不再爱。”

## 作者简介

满城烟火，辽宁沈阳人。80后著名女作家、知名编剧。对写文绝对的洁癖和较真。其作品《失宠王妃》一经发布，受到万千读者追捧，横扫新浪读书各大榜单。在网上斩获5亿的傲人点击。其后，作者又连续创作了同系列作品《废弃皇妃》《帝妃无双》，并称为苍穹大陆六国篇。作者以自己的想象力，架构起了一个时空，故事在几国的兴衰和斗争中展开，谱写了一段英雄逐鹿，美人泣血的传奇故事。

其后，作者又创作了大型女性励志作品《金宫囚凤》，一举摘获腾讯文学大赛二等奖，年度最具商业价值作品两项大奖。

2014年，作者出版转型作品《抢单》，又名《沉浮时光》。入选中国作协2014年联席会议和中国梦重点扶持项目。

作者全部作品都已经签约出版简体版和繁体版，并有多部作品被影视改编。

## 目录

第一章 弃爱远嫁此情绝

第二章 和亲被辱巧应对

第三章 天下无双惹争端

第四章 少时隐忍成帝业

第五章 祸国妖妃仗良将

第六章 往事不堪心相惜

第七章 故人相聚计中计

第八章 谁是谁非爱恨间

第九章 众将逼宫入险境

第十章 以命换命月中仙

第十一章 为爱一夕青丝白

第十二章 挚爱咫尺难相守

第十三章 容貌依旧不识君

第十四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第一章 弃爱远嫁此情绝第二章 和亲被辱巧应对第三章

天下无双惹争端第四章 少时隐忍成帝业第五章 祸国妖妃仗良将第六章 往事不堪心相惜

第七章 故人相聚计中计第八章 谁是谁非爱恨间第九章 众将逼宫入险境第十章

以命换命月中仙第十一章 为爱一夕青丝白第十二章 挚爱咫尺难相守第十三章

容貌依旧不识君第十四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第十五章 扑朔迷离鬼神说第十六章

夜探灵堂遭人算第十七章 千丝万缕一吻终第十八章 悬案端倪渐显露第十九章

香消玉殒梦魔绕

[显示全部信息](#)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第一章 弃爱远嫁此情绝

秋风萧瑟，刺骨的凉。院子里的慕霜花尽数枯萎，白色的花瓣随风飘零，尽显凄凉。

可是，真正凉的却是人心……

无忧楼前，她未束的墨发随着飘零的花瓣轻舞。她有些看不清他的神情，只依稀见他唇瓣轻动，似有话要对她说。她却不想再听，因为他那些动听的话沁了毒，会让她万劫不复……

她缓缓地转了身，向门里走去。

“无双！”他终是忍不住出声。

“无双此生心死，无能再爱。只想长住无忧楼，守住自己的心。”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无忧楼大门关起的声音淹没。他却听得一字不落，字字如刀子一般，割在他的心头。前尘往事如潮水一般涌入他的脑中，若一切回到最初……

两年前。

迢迢千里路，从中原到扈达，绵延出去几里长的皇家和亲队伍，已经在辽远空寂的大地上行了近两个月。

呼啸的风将辇车上的红色纱帘刮起，使得车外之人隐约看到车上女子秀丽的容颜。女子一身华丽的绣凤喜服，艳丽的颜色却掩不住一脸风霜的倦意。她双眸失神地望着前方，仿佛心中藏满了哀伤之事，这世间的俗物再也无法过眼。但，若细看，她直直的视线又透着一股子倔强的坚决，犹如心死后的决然。

她叫凌无双，来扈达三部之一的拓跋部落和亲的中原公主。

据传，这位公主大婚前，曾与人私奔，闹得天下皆知。而拓跋王又恨极了中原的女人，是以，起初所有人都为这位如花般的公主捏了把冷汗，笃她一朝入宫闱，定是常住冷宫中。

只是，一路走来，所有人却又都不禁为她的坚韧而折服。

这样遥远的路途，恶劣的天气下，身娇肉贵的中原公主，竟是从不曾叫一声苦，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便是来自拓跋的迎亲将领呼延苍野，都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来自中原的公主。

### 第一章 弃爱远嫁此情绝

秋风萧瑟，刺骨的凉。院子里的慕霜花尽数枯萎，白色的花瓣随风飘零，尽显凄凉。

可是，真正凉的却是人心……无忧楼前，她未束的墨发随着飘零的花瓣轻舞。她有些看不清他的神情，只依稀见他唇瓣轻动，似有话要对她说。她却不想再听，因为他那些动听的话沁了毒，会让她万劫不复……她缓缓地转了身，向门里走去。

“无双！”他终是忍不住出声。“无双此生心死，无能再爱。只想长住无忧楼，守住自己的心。”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无忧楼大门关起的声音淹没。他却听得一字不落，字字如刀子一般，割在他的心头。

前尘往事如潮水一般涌入他的脑中，若一切回到最初……两年前。

迢迢千里路，从中原到扈达，绵延出去几里长的皇家和亲队伍，已经在辽远空寂的大地上行了近两个月。呼啸的风将辇车上的红色纱帘刮起，使得车外之人隐约看到车上女子秀丽的容颜。女子一身华丽的绣凤喜服，艳丽的颜色却掩不住一脸风霜的倦意。她双眸失神地望着前方，仿佛心中藏满了哀伤之事，这世间的俗物再也无法过眼。但，若细看，她直直的视线又透着一股子倔强的坚决，犹如心死后的决然。

她叫凌无双，来扈达三部之一的拓跋部落和亲的中原公主。据传，这位公主大婚前，曾与人私奔，闹得天下皆知。而拓跋王又恨极了中原的女人，是以，起初所有人都为这位如花般的公主捏了把冷汗，骂她一朝入宫闱，定是常住冷宫中。

只是，一路走来，所有人却又都不禁为她的坚韧而折服。这样遥远的路途，恶劣的天气下，身娇肉贵的中原公主，竟是从不曾叫一声苦，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便是来自拓跋的迎亲将领呼延苍野，都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来自中原的公主。

凌无双视线微侧，看向车外的漫天黄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风沙随着飘舞的帘子吹了进来，迷入她的眼中，她难受地闭上眼，泪珠滚出眼眶。这是一路走来，她第一次落泪。因为沙子迷了眼，对，是沙子迷了眼。

隔着迷蒙的泪光，她看到黄沙结成了一个面孔，她曾日思夜想的面孔。

“黄大哥，这是无双最后一次想你。”她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再睁开眼时，眸中已是一片决然。这时，一阵狂乱的马蹄声打碎轿内的忧伤。

马蹄声由远及近，速度极快。未给人思考的机会。

辇车便蓦地停了下来，险些将凌无双摔了出去。随即，红色的车帘被掀开，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映入凌无双的眼帘。他并不似中原男人那般白净，但泛着光泽的古铜色肌肤却更显血性男儿的霸气。五官虽没有精致到无懈可击，却胜在冷峻傲然的气质。他一身黑色毛皮裘衣，窄袖紧腰，束以金丝绶带，整个人更显干净利落。来人握住凌无双的胳膊，用力一带，她整个人便落入了他的怀中，随着他飞身而起，落在一旁的骏马上，飞驰而去。顷刻，便将迎亲队伍远远地扔在了后边。

冷冽的风，从她细嫩的脸颊上刮过，每一下都如刀子一般，割着她的皮肉。她微眯着眸子，挺直脊背，坐在马上，任由身后的男人将手横在她的腰上，将她的身子紧紧地裹在怀中。“哈哈！”身后的男人忽然放肆的大笑，笑够了，便将唇贴在她的耳边，声音魅惑地问：“不怕？”“拓跋王的迎亲方式如此特别，无双感激还来不及，为何要怕？”

凌无双微勾唇角，如银铃般的声音在大漠中飘散。敢在翮国和拓跋两国兵士的手中劫亲的人本就不多，更何况还是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将她劫走的人，除了拓跋的王，还会是谁？“公主果真聪明伶俐！”拓跋颀毫不吝啬的赞扬一句，臂上蓦地用力，向前一抬，已经极快地将她的身子掉转了过来，与他面对面。奔驰的骏马之上，她只来得及看到他唇角邪魅的笑意，他的俊脸便已经压了下来，以薄唇封住了她因惊吓而微张的口。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吻惊得微愣，随即眸色一冷，便重重咬了下去。他的唇上一疼，这才放过她的樱唇。抬起头，眯眸盯着她，以舌扫过唇瓣上微微渗出的血丝，像品尝到了什么美味一般，神情甚为享受。凌无双瞪着眼前之人，这算是他给的羞辱吗？

“公主倒是泼辣！”拓跋颀含笑的声音伴着马蹄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响起，格外的清朗。凌无双闻言，一勾唇角，声音清脆地回道：“无双以为拓跋王喜欢激烈些的见面礼。是以，才会礼尚往来。”“好一个礼尚往来！”拓跋颀的眼底有一抹笑意滑过，随即话锋一转，竟是高喊道：“抱紧了。”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骏马已经蓦地加速，使得马上的凌无双身子向后一仰，差点摔了下去。

好在，她手疾眼快地抱住他的劲腰，才险险地稳住了身子。他低头看了眼怀中的女人，唇角微翘，似笑非笑，锐利的鹰眸中随之划过一道危险的锋芒。她刚刚稳住身体，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暧昧之姿，赶忙松了些抱着他腰身的手臂，又不敢完全松开，害怕他又忽然发难。她羞得微侧脸，入眼的竟是一片开阔的绿色景致，已不再是原本的荒山秃岭，遍地黄土，这让她的心情不禁也跟着舒畅了些。

“这里美吗？”拓跋颀高亢的声音在风中飘散，带着扈达儿女的豪爽。

“美！”凌无双声音不高地回道。真的很美，在这样辽阔无边的天地间，放马奔驰，使人无法再将灵魂困在心中那个狭小的盒子里，不自觉的飞扬……

“大点声！”他抬手揽上她的腰，大声喊道。“……美，很美！”凌无双微迟疑，大声对着蔚蓝的天空高喊起来，一声比一声高，似想将心中的阴霾都喊出来。这时，一汪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碧湖落入她的眼中，还当真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她不禁看痴了。拓跋颯忽然一勾唇角，抱着她从飞驰的骏马上飞身而起，脚踩在马背上，借力向一旁的碧湖飞身而去。她惊得瞠目结舌，不待多做反应，两人的身子已经极快落了下去。随着“噗通”一声，湖水被溅起巨大的水花，紧紧贴在一起的两人已经沉入水中。湖水迅速将两人淹没，只余她红色的嫁衣在水中飘舞，她的视线里满满的皆是他的面容。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想要挣脱他，他却收紧双臂，死死地困住她。窒息的感觉不断侵袭着她，而眼前的男人却始终唇角含笑地看着她，让她捉摸不透他的情绪。

蓦地，她想起他恨极了中原女人的传言，心不禁往下一沉。

难道，他想将她溺死在这水中？她的心口越发的闷，就在她以为自己会死在这湖中的时候，拓跋颯带笑的俊脸忽然贴了过来，含住她的樱唇，将口中的气度给了她。

她本欲挣扎，却因为心口处忽来的舒畅，缓了动作。

下一瞬，他已经抱着她，钻出了水面。不待她反抗，他便错开了她的唇，得闲的薄唇故意从她沾满水珠的脸颊上滑过，留下一串暧昧的暖。她经历了刚才的生死一线，这会儿身子已经虚软，只知拼命的呼吸，以缓解肺中的窒闷，任由他抱紧她，踏过水面，向岸边而去。他将她平放在湖边的草地上，高大的身子随即压了下来，悬在她的上空。

“拓跋王果真对刺激的事情情有独钟！”凌无双气息不稳地嘲讽道。

“你怕了？”拓跋颯似笑非笑地随口问了句，抬手将黏在她脸上的发丝拨开。

“这世上会有人真的不怕死吗？”她眸子晶亮地与他对视着，不卑不亢地反问。他的唇角本不明显的弧度缓缓翘起，悬在她身上的高大身躯，忽然往旁边一闪，在她的身边躺下。“没错，你说的很对，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真的不怕死。”他望着天空回她，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她闻言愣了下，视线不禁微侧，看向他。

她还以为，他会因为这句话觉得她贪生怕死，没想到他竟会这般回她。此刻，他脸侧的线条在阳光，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柔和了许多，却又不失扈达男子的飞扬和桀骜。她实在没有办法将这样的一个人与那个传说中的嗜血魔王，以及刚刚那样疯狂的他联系在一起。但，她知道她所看到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象，而内里的真相是什么，恐怕也只有拓跋颯自己清楚。她尚在打量他，他却忽然侧过脸，与她的视线撞在一起。

她的心里一慌，很快安抚下自己的情绪，倔强的与他对视着。“呵！”拓跋颯从喉咙中滚出一个愉悦的笑音，才缓缓道：“这里叫情人湖，你们中原人不是有个祝福词叫永浴爱河吗？”

凌无双闻言，“噗嗤”一声便笑了，很煞风景地回道：“这里是湖，不是河。”

拓跋颯蓦地收起唇角的笑意，紧紧地盯着她。

她被盯得心里微微发慌，便听他扬言道：“早晚有一日，你会爱上孤王，再来这情人湖回忆今日孤王带给你的美好。”

“为何无双觉得，拓跋王定然会先无双一步来呢？”凌无双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她与他之间，注定是一场攻心战，无关情爱。“好，凌无双，那孤王就与你赌，看谁会先爱上谁。”拓跋颯似生了极大的兴趣，眯眸盯着她，精准的视线好似盯着猎物的豹子。

凌无双微挑眉梢，饶有兴趣地问道：“赌注是什么？”拓跋颯打量她一眼，沉着地道：“若是你先爱上孤王，就一心一意做孤王的女人，与中原彻底断绝关系。”“无双从

决定来拓跋和亲开始，就已经认定拓跋是无双一生的归宿。”凌无双顿了顿，迎上他探究的视线：“是以，拓跋王这个条件怕是亏了。”

“你是在提醒孤王换一个条件吗？”拓跋颀一挑眉梢，语气轻松地反问。

凌无双一点都不认为拓跋颀会玩什么无聊的赌约，他说的每一句话自然都有他的目的。

“君无戏言，拓跋王既然已经开出条件，若是因为无双的话换了，岂不是影响了拓跋王的英名？”“孤王要的不是这具躯壳，是你的心……”拓跋颀眯起眸子，笑着一指她的胸口，话锋一转，极为霸道地道：“孤王喜欢孤王的女人心里只有孤王一人。”

凌无双的心口一窒，果真，在这里等着她呢。

“若是拓跋王输了，拓跋王打算许无双什么？”

“联合翽国，灭掉显国。”拓跋颀一字一顿，字字铿锵有力。

她闻言，心里狠狠一疼。怕被他看出破绽，当即道：“拓跋王果真有诚意。”显国是翽国最大的敌人，却也是她心口的一道伤，拓跋颀当真是只攻击人的弱点啊！看似无心，却句句意有所指。“能不能接下孤王的诚意，还要看你有没有媚惑君心的能耐。”拓跋颀指向她心口的手指缓缓上移，落在她的脸颊上，轻轻抚过她的眉眼，脸颊，最后划上她的唇，缓缓道：“孤王听说，中原的女人狐媚的功夫都很是了得。”凌无双握住他的手，从唇上扯落，不急不缓地道：“无双不认为大名鼎鼎的拓跋王会被狐媚的功夫所惑。”话落，她刚欲松手，便被他反手握住。他用力一带，将她拉入怀中，双臂如铁，将她禁锢。

“现在就让孤王看看你的诚意。”他邪媚一笑，将细碎的吻落在她光裸白皙的脖颈上。凌无双的身子僵住，却没有挣扎，只是轻蔑地讽刺道：“如今还未正式行大礼，拓跋王便几次三番侵犯无双，就不觉得于理不合吗？”

“扈达之地，没有你们中原那些礼数。”拓跋颀一个翻身，将她压在身下。

他这人有个毛病，就是见不得女人在他的面前镇定得无所畏惧。

这一次，他已经直接动手扯向她的腰带……她心下一急，抬手便向他的脸颊扇了过去。拓跋颀蓦地一眯眸，扣住她的手腕，邪妄地笑道：“公主若是想增加点情趣，孤王不介意。”她望着他娇媚一笑，却蓦地抬腿，向他踢去。他眼神专注地望着她，唇角依旧是那抹弧度不变，身子却在她抬腿的时候，蓦地跃起。他扣在她腰间的手不曾松开，一并将她也拉了起来，另一只手极快地穿过她的腿弯，动作利落地将她打横抱了起来。他的所有动作，在她抬腿的瞬间一气呵成，快得让她有些反应不过来。

“公主是不是收到消息，知道孤王就喜欢叛逆的女人。”拓跋颀晒笑，言语讽刺。凌无双恼怒，在他的怀中用力一挣。他当即松手，幸好她有些功夫底子，身子一挺，脚尖勉强着地，向后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站稳。“拓跋王，你我一天未行大礼，我就一天还是翽国公主，仍要遵守中原女子该遵的德行。”她平静地看着他，字字清晰地回敬道。

话落，她转身便向他的骏马快步而去。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的背影，并没有阻拦之意。她来到骏马前，拉住马的缰绳，动作利落地翻身上马，刚要打马离开，骏马的前蹄就蓦地抬了起来，甩得她的身子向后仰去，险些摔下马。她紧紧地抓住缰绳，稳住身子，不想就此服输。她虽然这会儿自顾不暇，看不到他的神色，也能猜到 he 定然在等着看好戏，她又怎么会让他如愿？可是，这匹马就像是故意与她作对一般，怎么都不肯消停，在原地不停的蹦跶，似非要将她甩下去不可。“哈哈！”拓跋颀狂傲的笑：“凌无双，今日你若是能骑着孤王的骏马回去，孤王就许你一个心愿。”凌无双侧头，扫了一眼甚为得意的男人，心下一狠，迅速拔下头上的金钗，对着身下的骏马便扎了下去。

骏马一声嘶吼，就奔了出去，完全失了控。拓跋颀本还带笑的眸子一缩，再往前就是拓



跋部落的猎区了，若是凌无双闯进去，必是凶多吉少。

他可不想这位野蛮公主这么快就毙命在扈达，那这场游戏可就不好玩了。骏马一路狂奔，根本不受凌无双的控制，她几次用力去拉马的缰绳，想要控制马奔跑的方向，都未能如愿。她眼见骏车载着她，奔进了前边茂密的林子里，心下当即做了决定，瞄准一根树干，在骏马奔过时，她用力一踩马镫，借力跃起，以手抓住那根粗壮的树干，随即抬起双腿，骏马就从她的身下跑了过去，而她则悬在了树上。心有余悸地喘了口气，她才从树上跳下，四处打量了一番地形，才发现自己置身的地方是一片林子的头。其他方向都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她根本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找到自己的送嫁队伍。若是贸然到处乱走，倒不如留在此处，等着人来寻，也免得走成两个方向，更难寻她。且，她是被拓跋颀带出来的，她相信他定然会想办法将她找回去。若是她出了事，他要如何向翮国交代？向天下人交代？再者，她身上的喜袍如今已经全部湿透，若是被人看到，只怕会失了翮国的体面，倒不如边等，边在这林子里将衣服晾干。这般想着，她向林子里又走了些，四下打量了一番，确定没人，才将外袍和鞋子脱下来晾好。自己则穿着湿透的中衣，坐在一边等。一阵冷风吹过，她被冻得瑟缩，下意识地用双臂圈紧身子，只盼是她的随从先找到她，也免得被拓跋的人笑话了去。

忽然，静寂的林子里，传来一道糝人的声音。“嗷呜——”凌无双一惊，赶忙扶着树干站起，刚想扯下晾在树上的外袍，就看到正前方，一匹足足有三尺高的杂色野狼，正危险地盯着她，一步一步向她逼近。

她抬头看了眼身后的大树，树干太高，以她的功夫想要跃上去，根本不可能。

躲是躲不过了，若是跑呢？她相信自己的速度绝对不会比这匹狼快，反而会激怒它。

犹豫间，野狼已经“嗷”的一声扑了上来。她大惊，顾不得许多，抬腿便踢了过去。

只是，她的力气哪里踢得开近百斤的野狼。这一抬腿，直接被野狼抓住了右腿。她反应极快，立刻收了腿，却还是被野狼尖利的前爪将裤腿抓得七零八落，将长袜扯了下去，在她的腿上，脚上，留下数道血痕，血水顺着她的伤口极快渗出，可见伤口之深。凌无双痛得闷哼一声，野狼已经再次扑了上来，力气大得直接将她扑倒在地，对着她就咬了下去，她吓得将脸偏向一侧。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